

馮磊

應對

古典瞬間

一九零八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，光緒皇帝駕崩。這個時候的慈禧太后，命若游絲。

人之將死，其言不善。有人說，慈禧臨死之前，曾發誓絕不死在光緒的前面，所以，光緒帝是被毒死的。這件事兒至今仍是懸案，估計將來仍然是懸案了。

人之將死，其言不善，說明慈禧這個人骨子裡是個刻薄的主兒。老太太咽氣之前，趕緊把軍機大臣奕訢、張之洞、袁世凱、鹿傳霖等人叫來。

在病榻之側，老女人顛顛地問道：「近支王子，何人堪繼皇位？」面對長期以來黨派張厲的統治者，幾位軍機大臣眾口一詞，乞求「太后睿斷」。對此，慈禧太后沉默良久。

我一直覺得，這個細節很有意思。有甚麼樣的老大，就會有甚麼樣的馬仔。張之洞不是一般的人，這個漢人，早年努力興辦洋務。

多矣。儘管張之洞在慈禧與光緒兩個人「西狩」期間置太后於不顧，但他仍沒失寵。此時此刻，張之洞和其他人一樣洞若觀火。

他一個漢人，有插嘴的份兒嗎。早前，慈禧也曾經打算立儲。「百日維新」失敗以後，慈禧準備廢掉光緒。但是，她的算盤，被各國的外交官所破壞了。

當時慈禧對外聲稱皇帝有病，準備立儲。這件事被西人知曉，派醫生前去檢查，結果顯示，皇帝雖然虛弱，但無性命之憂。

此時此刻，大家並非不知道老太太已經

日薄西山。大家都清楚，此時此刻，是帝國最重要的時刻。但在立儲這件事上，確實又不能多說。說多了，殺頭的可能都有。

但是，老太后馬上就要死了。人非鳥獸，誰能沒有惻隱之心？倘若敞開胸懷談談個人意見，未必就是壞事。大概出於這種考慮，又或者自認為是太后的親信之人，袁世凱小心翼翼地說：「貝子溥倫，才識兼優，為近支王子中傑出人才，堪勝萬乘之任。」

袁世凱的話沒說完，慈禧太后勃然大怒。太后說：「爾毋喋喋，予自有主張。嗣後爾宜慎言謹行，仇爾者大有人在也。」袁世凱頓時汗流滿面，伏在地上動也不動。

以上對話，出自於《聯向齋密錄》。

慈禧不愧是玩把戲的老手。既請人來商量國是，就應該讓人言所欲言。請人來了，不讓人說話。遮遮掩掩，這不是飛揚跋扈是甚麼？！一個老女人，臨死都不放手。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可笑。

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，三歲溥儀做了皇帝。溥儀做皇帝的當天，文武百官集體磕頭行禮。這個時候，小皇帝急著要撒尿，大哭不止。攝政王載灃說：「快啦快啦，就快完啦……」這是電視劇裡的細節。

當然，大家同樣都知道的是，三年多以後，大清王朝就真的完啦！慈禧臨死之前，呵斥袁世凱「仇爾者大有人在也」。一句話，嚇得老袁渾身是汗。

這句話偏偏又救了袁世凱的命。據說，老女人臨死之前，對載灃和隆裕（光緒的皇后）說，袁世凱這個人啊，是先朝的舊臣，勞苦功高。我死之後，不要疏遠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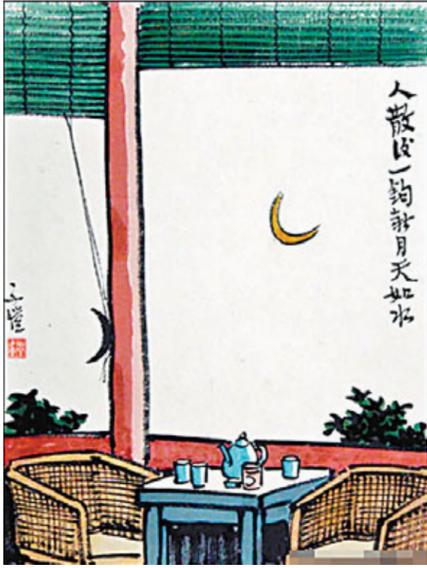
慈禧臨死，把大清國也徹底地拉去陪葬。你不能不說，她就是厲鬼。



歷史空間

茶書清心，曲文養心

翁秀美



茶、月光、書，是中國文人三友。

我是個偽茶迷，對茶沒有甚麼研究，但是喜歡喝。隔着玻璃杯，看茶葉自由生動的舞蹈，是一種享受。

蘇軾好茶，有「要知冰雪心腸好，不是膏油首面新」之句，並以佳茗喻佳人。那句有名的回文「可以清心也，以清心也可，清心也可以，心也可以清，也可以清心。」迴旋往復，怎麼讀都可以。

林語堂說，茶在第二泡時為最妙，第一泡譬如一個十二三歲的幼女，第二泡為年齡恰當的女郎，而第三泡則已是少婦了。

當然，茶香裡若有書相伴，便是很美的一小段時光了。書，一直是忙碌在世俗中人的世界裡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。

碗棧花格心，雙交四碗棧花格心，細細看一遍才罷。拋書聽曲，閉目凝神，是誰用了心，是誰動了心。

古箏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加上王健的填詞，更為柔婉清和，婀娜多姿；江樓上獨憑欄，聽鐘鼓聲傳，裊裊娜娜散入了落霞斑斕。

身在凡塵，無事不觸於心，春花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自然萬物的變易觸動人們的情思。

倚半盞茶煙，擺一手書香，聽幾首好曲，抹數行文字，於此上不求甚解，不去深究，但會意即可。

亦可聞

洋葱

青絲



可愛的洋葱是蔬菜中的變色龍 網上圖片

若是以蔬菜比附女子，洋葱就是一個外表剛烈潑辣、內心溫和賢良的女人。如果有發狂徒想要招惹她，是要吃一番苦頭的，而一旦相熟，她也會呈現出柔順纏綿的一面來。

幾碗米飯，把油渣炒成碎丁，混合紅蘿蔔粒、番茄、肉末一同烹製而成，味道酸辣有致，用來泡飯吃，可令胃口大開。

另外在吃生魚片的時候用洋葱增味，效果也是極佳。由於是生食，故宜選用辛辣味較淡的白洋葱，切成細絲。吃的時候，把展展翅翅蝶狀的生魚片裹上洋葱絲及各式調料，蘸上芥末而食。這一吃法，與吃熟狗頭有幾分相似。

生活點滴

新樓旁的舊屋

吳翼民

去年新春我去浣山湖邊的江南水鄉錦溪鎮的一個村子，參加一位親戚後輩的婚禮，時隔許多年舊地重遊，不勝感慨——那裡的交通便利了。大道替代了鄉間小道，連結着村鎮。

抵都帶着一小間舊屋，顯得非常不協調。新樓旁邊帶舊屋，這是這一帶特有的景觀，許多年前我就領略了的，初時以為是豬圈羊窩或雜物倉庫之類。

保，每月也有幾百元的收入，但在鄉下依然毫無地位。或者說，老人本身也安於這樣的景況，如果他們登堂入室住進了新樓，反而就成為異類了。

正搖頭歎息時，那邊一幢新樓旁的舊屋的矮門裡鑽出了一個婦人，五十歲光景，面容消瘦，細一辨，是杏虎嫂。

杏虎嫂一掃愁態，饒有興趣指點着給我介紹起了兒子的新樓，領着我進入新樓欣賞兒子房舍裡的擺設，一一介紹着，神色是那樣的興奮。

人文世相

多樣的年齡

龔敏迪
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進，向學道大人坦承自己20歲開始應考，考了20餘次，童生冊上登記的年齡居然只有30歲，而實際年齡則為54歲！

大塊的。最醒目的是紅艷艷的湯面上飄浮着無數細碎的洋葱粒，味道酸香柔滑，可謂名下無虛。

監司、郡守登級的官的問題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。迫於無奈，他們就只好如實報告實際年齡了。結果，超過70歲的江東提刑李信甫，官年少了5歲；房州知府章燾68歲，而官年增加了3歲；嚴州知府秦燾實年65，而官年已經過70；甯國的齊慶實年70，官年只有67歲。

不過，在年齡問題上，還是有經得住考驗的人。寇准19歲參加科舉考試，因為宋太宗「親自考察，凡年少者，往往罷去」，所以有人給寇准出主意，要其隱瞞實際年齡，增加歲數，他卻一口回絕說：「准方進取，可欺君邪？」看來普遍在年齡上做手脚的事，並非到了宋晚期秦檜的侄子秦熈「離休」的年代才有，宋朝初年就很普遍了，甚至宋以前

就如如此。所謂「官年」，是虛虛實實不能當真的，也是容易出現「工作人員工作不細心所致」而出現偏差的。范進在童生冊上的作罷，你不說，學道大人也明白，也許他自己也是這樣過來的。

《兩般秋雨庵隨筆》曾記載：中書舍人吳伯舉因不能同蔡京保持一致，而被貶到了揚州，有人在蔡京面前問起被貶的原因，蔡京說：「既做官，又要做好人，兩者可得兼耶？」《呻吟語》也說：「做官是一種道理，做好人又是一種道理。」也許，不好人，哪怕是對待年齡之類的小問題上不誠實，做官就真的比較容易一些。